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

五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七

與謝舍人

絳字希深

寶元元年

某頓首再拜兵部學士三丈久以多故少便不果拜狀
春暄尊候萬福省勝至獨遺聖俞豈勝嗟惋任適呂澄
可過人邪堪怪聖俞失此虛名雖不害為才士奈何平
昔並游之間有以處下者今反得之覩此何由不痛恨

欲作一書與胥親及李舍人宋學士論理之又恐自有失誤不欲輕發不爾何故見遺可駭可駭由是而較科場果得士乎登進士第者果可貴乎日日與師魯相對驚歎不已伏承殿試考校今必已了某替人猶未至拜見未間伏惟保重因人謹附狀不宣

又寶元二年

某頓首百拜知府舍人三丈三兩日毒暑尤甚不審尊候何似某昨走鈴下久溷賓館旱暑交作晏陰方興當

君子定心靜事休息之時暑夕屢煩長者其如乘餘閒
奉罇俎泛覽水竹登臨高明歡然之適無異京洛之舊
其小別者聖俞差老而修為窮人主人腰雖金魚而鬢
亦白矣其清興則皆未減也臨別之際感戀何勝西禪
竹林又辱餞送自夜出南城凡再宿始至弊邑私門老
幼往往病暑正如所慮此所以眷眷門下而不候久留
者也自鄧至汝陰道出田間由鉅欣橋而西秋稼甚盛
時雨已足問之乃覽秀所望而腳正在陋邦然鄧州界

二字一作則

莫及也豈騎立之神

一作邪

憎家鷄而愛野雉乎

自還縣便苦

一作繁

俗事書記未能詳悉謹拜此叙謝伏

惟幸察不宣從表姪歐陽修頓首再拜

與王待制

質字子野

慶歷三年

某頓首再拜運使學士子野兄春暄伏惟尊候萬福自去年閏月來東郡以就祿養幸如所欲惟僻陋日益愚鄙爾在都下時子野兄舟行不克攀別其後送者還頗知留客甚歡而飲酒差多親族皆以素羸奉憂不知其

後復飲否子野善自攝猶能絕葷血甘淡薄況於酒邪
一別頃爾南北關於候問惟冀自重以慰區區不宣某
頓首

與李賢良

觀字泰伯

嘉祐初

某啟冗事牽迫久疎奉長者之論不知兩辱過門甚媿
甚媿某來日有少事須出即今幸家居可以拂席奉俟
軒蓋顒企顒企不然當別拜聞貴不失約也某頓首賢
良先生

與曾舍人

鞏字子固

慶歷六年

某啟雖久不相見而屢辱書及示新文甚慰瞻企今歲
科場偶滯遐舉畜德養志愈期遠到此鄙劣之望也某
此幸自如山州少朋友之遊日逾昏塞加之老退於舊
學已為廢失而韓子所謂終於小人之歸乎因風不惜
遠垂見教未良會間自重自重

又

治平四年夏

某啟奉別忽忽暑候已深不審動履何似某昨假道於

潁者本以歸休之計初未有涯故須躬往及至則弊廬
地勢喧靜得中仍不至狹隘但易故而新稍增廣之可
以自足矣以是功可速就暮年掛冠之約必不愆期也
甚幸甚幸昨在潁無所營為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
官未能免俗爾毫之佳處人所素稱者往往過實其餘
不及陳潁遠甚然俯仰年歲間如傳郵爾初亦不以為
佳蓋自便其近潁爾至此便值酷暑未能多作書相知
或有見問者幸略道此意惟慎夏自愛

與蘇編禮

洵字明允

嘉祐二年

某啟自足下西歸承有家問忽遽而行時一小子卧病
方憂悶中不得相見中間得還蜀後所惠書及今者賢
郎人至得書承尊履休康併以為慰足下文行見推於
時豈久窮居於遠方者未相會間千萬自愛

又 治平間

某啟承示表本甚佳前所借謚法三卷值公私多事近
方徧得披閱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第新法增損今別

為一書則無不可矣成一家之言吾儕喜若已出爾謚
錄卷秩既多祇欲借草本

又 治平三年

某啟多日不奉見承遷居不易初聞風氣不和謂小小
爾昨日賢郎學士見過始知尚未康平旦夕來體中何
似更冀調慎藥食無由馳候專奉此

又 治平三年

某啟自以拙疾數日關於致問不審體中何如必遂平

愈孫兆藥多涼古方難用於今更且參以他醫為害也
專此不宣

又同前

某啟數日來尊候必更痊安單藥得效應且專服千萬
精審無求速功不欲頻去咨問恐煩勸也亦不煩答簡
或賢郎批數字可矣

與費縣蘇殿丞

皇祐缺年

某啟特承書問兼惠篆碑滁陽山泉誠為勝絕而率然

之作文鄙意近乃煩僞筆以傳於遠既喜斯亭之不朽
又愧陋文莫掩感仰之抱寧復宣陳專人還謹此叙謝
舊用龍尾硯一枚鳳茶一斤聊表意

又

某啟前者辱見顧屬苦多事不得少伸欸曲比奉詞則
承已歸縣矣但深怏怏也辱惠書竊審經春體氣清裕
某衰病疲憊日自彊勉未知報効不敢言勞咫尺阻濶
惟多愛

與澠池徐宰

無黨

皇祐五年

某啟久不得書自聞省試日望一信人至忽得所示大
慰鄙懷兼喜春寒所履無恙程試賦詩極工矣策贍博
而辯論偉然皆當在高等人力所可為者止於如此耳
其他有命然俗言運亨者臨事不惑揮翰之際能至此
其亦奮發於茲時乎計此書至已在高第故不子細不
次修書白

又至和元年

某啟真陽相別忽以及茲日月不居大祥奄及攀號僻
踊五內分崩不孝罪逆蒼天莫訴哀苦哀苦久不得書
日與無逸弟相望忽捧來示承在道曾感疾喜今復常
又知淮水淺澁雖深欲相見但恐阻滯遂失赴官之期
若於事有妨則不若且就汴流西上如淮水可行與汴
不爭遠近即茲來為善賢弟在此寂寞中相伴大幸某
秋涼方卜離此南北未知何適五代史昨見曾子固議
今却重頭改換未有了期仍作注有難傳之處蓋傳本

固未可不傳本則下注尤難此須相見可論改服哀苦
中忙迫偶奉接人行聊此

又至和二年

某啟專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示及誌文甚佳無
逸弟又有煩惱可哀適值有人在此誌文當附去又知
且權河南澠池本邑自可讀書為政何必求來府中所
云冬末當至京師暫來甚善一作喜無欲弟居監中時相
見焦秀才亦在太學補監生恐知某碌碌於此士大夫

有所論當悉以見告庶助其不及實有望也未相見多愛

又同前

某啟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深慰所云進取之道能具達其如此夫復何患諭及富公言范文正公神道碑事當時在頴已共詳定如此為允述呂公事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呂公事各紀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信以為偏辭

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誌嫉惡之心勝後世
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怪也某官序非差
但略爾其後已自解云居官之次第不書則後人不於
此求官次也幸為一一白富公如必要換則請他別命
人作爾

又嘉祐元年

某啟縣人來得書承寒凝公外體氣無恙深慰深慰所
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

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
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代天論既各有
篇目不必謂之代天可也某近權省得罷稍閒已有削
乞洪井若果得則私便尤多況非要任求之必可得也
無欲弟在太學見兒子云甚安某一向多事少暇他亦
疎及門恐知銓中新制破考之事稍緩若在本州無妨
亦可已新年多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啟人至辱書承涖官進學無恙甚以為慰所寄文字
大佳然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
時肆放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某此待罪誠碌碌
然期必有為而自効士大夫見責者深是待我厚而愛
之過爾敢不佩服冬寒自愛在致齋處草草

與焦殿丞

千之

皇祐五年

某啟自相別無日不奉思急足辱書深所浣慰然聞不
遂解名在於俗情豈不怏怏若足下素所自待與某所

以奉待者豈在一得失之間但以科場文字不得專意
經術而某亦有人事今足下三數年間且可棄去科場
文字而僕亦端居無一事惟於此時可以講訓素所聞
未舉者過此恐彼此難得工夫也足下為人明果以此
思之亮可決然北首深恨閒居無人既不能專遣人去
奉招當正初南歸亦不為久別計但仰首傾望也某於
哀苦中奉思諸君子此又不可言已寒多愛

又 至和二年

陰雨泥甚不欲頻奉邀蓋知請假甚艱也某恐不久出
彊欲且奉託與照管三數小子某來日遂移過高橋宅
中俟稍定疊便去般出學恐先要知仍請具此白胡先
生知為妙至時恐要人般挈請示及待令去晚間可出
即見過閒話某再拜

又嘉祐元年

某啟知昨日已差試官庶事便當牽率稍涼體中佳否
近晚或能見過閒話少時恐遂難得暇也粗細米各二

斛聊飼僮僕輩必不以輕鮮為怪有無相通亦鄰里之
常事慙仄慙仄

又 同前

某啟以數日齋祠今早方歸知曾來取藥體中佳否見
解榜張燾秀才已獲薦不知肯且來此過冬否祇恐他
要冬課嫌小兒喧聒不然蒙益則多矣某今日在家隨
早晚見過閑話少時

又 嘉祐元年

某啟今日見解勝尚疑脫漏姓名然初以得失委命而進則臨事自應不動於懷此孟子之勇也適歸家偶早幸略見過閒話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啟數日大熱不審意思如何適令發至郡牧司云已却歸西岡不審何謂此中西位頗寬涼多南風甚可居至於飲食亦可取性固無形迹矣兼時得閒話請更思之勿以為疑也謹此咨啟俟報某啟

又同前

某啟見兒子言尊候違和豈非患腹臟邪秋後慎生冷
為佳以數日不相見甚思渴某一出叅假便有人事區
區加以兩日復熱恐彼中窄狹無事且來書院取涼無
形迹也前時奉白嚮有策題彼中收得者幸為錄示或
祇檢得本子此中亦有人寓蓋人事易因循也

又嘉祐元年

某數日不承問不審體中如何當漸平和但怪不見過

故此奉問凡疾病不欲滯鬱頗須消息有以散釋其效
多於服藥若能出入幸相過要人馬來取至於藥物亦
當商確乃盡其理謹此咨啟某再拜

又 同前

某啟稍寒想益佳裕數日人事忙迫非常前夕至學舍
中見狼籍可憎所以未敢便請他張秀才更俟一二日
大太祝歸略令灑掃兼庶事有所備緣某多故不能躬
視也兩日欲去報此意亦無暇作簡袞袞度日公私不

濟一事此京師之態也某奉白

又嘉祐二年

某啟昨日以客多饑疲風眩發作卧不能起承示簡不
及時答所言張先輩但怪其登第後絕不相過餘非所
聞也亦欲旦夕召渠相見但以多事忽忽未暇爾今日
知聞喜宴來日約其見過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啟有無相通蓋為常理更不存形迹也船不必白省

主自遣人問當亦可得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未有
盛事盛事姚闢詩說請試看有長處僉出示及為無工
夫細看故也

又嘉祐六年

承惠胡公銘茲人美德固樂為之紀述第以文字傳遠
須少儲思蓋尋常意思未及為人強作多不佳也自來
日已往併無假故直至旬休如所諭行期甚迫當目前
之續可附致潤州諒不為晚也人還謹此白知小兒不

安且慎調護大熱難將息也

又同前

某啟自相別後方欲作書遽承不疑學士有來歸之命
自後更欲附書則思舟行必已在道無處可附亦以不
久相見不必為書也適得信喜來甚速且承酷熱中體
氣清安其他皆可盡於相見也某為今夏病暑不可勝
任又得喘疾遂且在告蓋衰老之態自然如此也略留
來人附此草草

又嘉祐六年

卷一百五十

某啟自相別更不聞問近得邵學士書云已到家方喜知動靜兼承所履安和實以為慰某病哀如昨不惟任責愈難常至於勞苦亦筋骸不能支持為可責惟早自知止猶勝彊顏以貪寵利自計非不熟但恐未得如志遂為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爾南方宜多有聞見不惜垂諭猶勝不知也有望有望前者胡公墓表誤書陵州人當問其家為改正歲晚寒凜以時自愛因人惠問

又嘉祐末

遽爾大熱病軀殊不可當數日不相見體中佳否知己授樂清果如何來日見過家殮幸早枉步乘午前稍涼庶幾可坐也無它客姚祕校劉真蹟至此止

又治平缺年

某啟范氏子書來并獲所寄書自承赴樂清後方拜此一書審此居官下安和稍釋傾想陋巷之士得以自高於王侯者以道自貴也一從吏事便為禮法所繩若居

人下而欲有設施則世事難如人意更當屈伸取捨要
於濟務此非獨小官自古聖賢尚以為難所以前世一
節之士以貧賤為易守也自臨縣治今將及朞諒深諳
此態也某嘗再為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無知宦情未
必不為益某愈覺衰殘齒牙搖動飲食艱難食物十常
忌八九情懷益蕭索物外浮榮信乎不為吾儕得失也
有名即去矣未相見間公餘慎愛因人時惠問不宣某
書白

與王主簿

回字深甫

某啟嚮者深甫在京師則以俗冗不常得相見既去又不時為信問視其外豈非疎且慢哉然求諸中則不然也人至惠問承奉太夫人萬福下情瞻慰某哀病日增殊無世間意趣近買田潁上思幅巾與二三君往來田間間其樂尚可終此餘年爾而其勢未能速去非為之不果猶須晚獲也深甫以謂如何賢弟昨西略見爾祁寒更乞自愛

又

某啟累日以聖節諸事區區未得祇候大熱不審體氣
如何來日見過家殮庶得接清論少時幸早垂訪也專
此咨啟不宣某再拜深甫先輩 常君未及作書續得
馳問因見為伸意千萬千萬

又

某啟人至辱示借書並領昨日少奉清論開沃無限嗽
良減否師魯文略讀一二篇令人感涕碑并集錄皆納

去某又上

與姚編禮

關字子張

皇祐五年

某頓首間居絕無人使又不欲頻煩郡中借人所以久
不作書上杜公然哀苦中無限瞻依也因請見為多道
哀懇希文得美謚雖無墓誌亦可況是富公作必不泯
昧修亦續後為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萬端事待
要舒寫極不憚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喫人一句言
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教所重況更有纖毫譬如閒事亦

常不欲人擬議況此乎然而不失為他紀述只是遲着十五箇月爾此文出來任他奸邪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杜公愛賢樂善急欲范公事迹彰著耳因侍坐亦略道其所以但言所以遲作者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自執道理也餘事不必云云背碑子極奉煩多荷多荷因見杜贊善託問實錄不必封但只恁寄來此中程判官亦為伸謝將書來後信有書

去某再拜

又

某啟專人辱書承守道為學自如甚善見諭紹巖事止於如此則又何言君子之言必誠誠久必見凡有諸中未有不形於外者惟當以久見吾子之誠爾禮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擿其繆其功施後世無窮非止効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也然其中好語合於聖人者多但當去其泰甚者爾更宜慎重如坊記一篇難破請更思之

然遇所見但且論次不惜錄示

與王幾道

復

景祐元年

某頓首白幾道先輩足下段氏家人至蒙示書及詩并
子聰聖俞書與詩後於東山處又見詩何其勤而周也
聖俞得詩大喜自謂黨助漸熾又得一豪者然微有饑
態幾道未嘗為此詩落意便爾清遠自古善吟者益精
益窮何不戒也呵呵間別後事自彥國去後患一腫疽
二十餘日不能步履甚苦之時惟聖俞一來相問臨清

之歡何可得耶師魯已有召不宜更俟嫁女幾道與彥國宜督以來走明日就試恐要知之惠詩未暇答以此也

答孔嗣宗

字伯紹河南人 皇祐元年

某啟辱書甚善尹君誌文前所辯釋詳矣某於師魯豈有所惜而待門生親友勤勤然以書之邪幸無他疑也餘俟他時相見可道不欲怱怱於筆墨加察加察某再拜

又同前

東方學生皆自石守道誘倡此人專以教學為已任於東諸生有大功與師魯同時人也亦負謗而死若言師魯倡道則當舉天下言之石遂見掩於義可乎若分限方域而言之則不苟故此事難言之也察之

與尹材

慶曆八年

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祇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

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

與蔡交

皇祐五年

某啟人至辱書感慰何已且承春序履況清休范公襄
事修以孤苦哀困中杜門郊外殊不知端息情禮都闕
但得淮西寄到誌銘豈任感涕文正平生忠義道德之
光見於誌謚為信萬世亦足慰也神刻謹如所諭敢不
盡心某忝以拙訥獲銘當世仁賢多矣如此文復何所
讓但以禮制為重亦不遲年歲中貴萬全無他議也悉

察悉察述夢後序更當勘尋史傳續報然亦當慎文正
所慮至深某亦疑其有意不用此篇果如所料矣試期
不遠佇奉賀加愛加愛某再拜

答曾舍人

鞏字子固

熙寧四年續添

某自歸里舍以杜門罕接人事少便奉書中間嘗見運
鹽王郎中得問動靜兼承傳誨近又聞曾少遠和急足
至辱書喜遂已康裕甚慰甚慰某秋冬來目足粗可勉
強第渴淋不少減老年衰病常理不足怪也餘在別紙

某白 見諭乞賴且止亦佳此時尤宜安靜為得理也
惠碑文皆佳多荷多荷常筆百枚表信不罪不罪

又 同前

辱示為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明
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人道
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縉紳士大夫安於習見閭閻俚
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方群口誼
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以要於久遠

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皆如來諭也某亦有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嘗出也閒居之人寫錄須相見可揚榷而論也自去年至蔡遂絕不作詩中間惟有答韓邵二公應用之作不足采惟續思穎十餘篇是青州以前者并傳記皆石本今納上自歸潁它文字亦絕筆不作恐知恐知 青州十餘篇亂道為說道上石彼近必見矣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八

與丁學士

寶臣字元珍

皇祐四年

某啟自聞南方寇梗思欲附問凶禍間居難求的便雖
在哀殞翹想之心不可道也元珍學行憂深才當遠用
構一作罹此不幸古人多然在處之有道爾古之君子所

以異於常人者能安常人之所不能安也所恨某居此

際不能奔走耳某衰病無復生理今秋欲扶護歸鄉恐
趣葬期不及則且權厝鄉寺俟它年耳忽偶黃莘先輩
過云賢兄在舒州因得附此草草不能盡鄙懷當續馳
迅也秋熱寬中自愛某再拜

又嘉祐四年

元珍淹屈於交友游所宜出力既默無所為而至於書
問亦不能時致其勤其為慙罪不待言矣某自蒙恩歸
院雖稍清閒而忽忽度日公私無所益此處京師者汨

汨之常態也幸非甚愚頗知脫此而遠去然事有不得
遂去者古人所謂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殆此類也今歲
廷試得人之盛中外共慶況在佳壻此豈非久滯中一
可喜事哉今因胡推官行謹奉狀相次陸君行當別布
懇

又嘉祐四年

某向在府中困於煩冗久不奉狀徒用瞻思專人遽來
特辱嘉問承涉夏已來體氣清福深所欣慰元珍才行

並高而困蹇如此吾徒之責也某昨被煩使初不敢辭
然几案之才素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筋力不支屢自
陳乞蒙恩得解去實出天幸然請外之志尚未獲素心
又以殘史終篇有期夏秋之友可決南去相見未涯千
萬鄙懷臨紙不能悉布惟慎重自愛以順休復

答郭刑部

輔

某啟方欲因兒子行奉狀遞中忽辱書可量欣慰兼審
春寒動履清勝承諭以嵩少之游豈勝跂羨此樂常為

山人處士得之衣冠仕宦比其汲汲得如其志不老則
病矣雖有登臨之興勉強而為之已不勝其勞也若神
完氣銳惟意所適如公之樂者百無一二人也如某者
目固不能遠望足亦不任登高矣可歎可歎相見未涯
嚮暖加愛

與朱職方

處約

嘉祐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夏熱公外竊惟體履休勝陳詵寺丞佳
士也曾任滁州同官今其南歸願拜識幸希留念也屬

唐史終篇忙迫作書不謹備恕之方暑慎愛

與蔡省副

某頓首公私忽忽久闕致誠辱教字承已登舟遂不復
一得叙別可勝瞻戀短景日暮還家客已盈室寢食殆
廢習以為常以此久不奉問慙罪慙罪汝陰君子久處
疾少間當來歸未見惟寬中自愛審用藥餌不盡區區

與王發運

鼎字寶臣

嘉祐二年

某啓中春嘗辱惠問不審涉夏暑毒體氣如何某自出

貢院為羣士誼誥尋而入夏京師旱疫家人類染時氣
區區中復有病患憂煎以此久不附狀寶臣治漕南方
雖久淹於外然振綱革弊公私所賴者不細比於碌碌
於此無所云補者所得多矣某再請洪井未得屢罄所
懷期於必得也未相見間惟為時自重謹於遞中奉此
不宣某再拜

又嘉祐二年

某啓衰病無悰難久於此加以私計日思南去未可得

者無他近時內外制請便例不得從爾奈何奈何自之
翰有事故人零落所存者幾更復何心追後生於紛華
某將入貢院時之翰疾已甚比出遂不見遽失斯人為
恨何勝與同年相知尤甚遂及之愁人愁人中間承惠
金櫻煎近方開而服之其製一作尤精多荷中年衰病
太甚世情已去但猶藉藥力且扶旦夕爾遽中不予細

與馬運判遵

皇祐二年

某啓久別欣此瞻候陰寒道中尊候休勝河役動衆疲

民利害繫公處置之耳他俟握手不能具述因人走此
不宣某再拜運判裏行執事

十二月七日

答韓欽聖

宗彥

嘉祐二年

某啓昨使舟行日不及攀別深以為恨人至辱書伏承
署事以來當此祁寒體況清福實以為慰也外補之樂
得之有素伏讀佳作益以起予無用之質衰病颯然造
物者畏浮議以見縻奈何奈何歲晚以時自重人還謹
奉此為謝不宣某再拜欽聖提刑學士

十一月二日

辱寵惠佳篇欽誦不已旦夕和得遞中附上新甘竒味
珍荷也珍荷也部頭事藝稍進得賢者齒問更增勉勵
也呵呵劉守到必還使司當復清淡也嘗說襄陽山水
一經真賞果如鄙言否

答李學士

嘉祐八年

某啓自遭罹國卹哀摧殆無以生伏惟感慕攀號何以
堪處伏承遠賜存慰豈勝感咽孤拙遭遇昔與安道皆
奉清光今茲衰晚才薄責重未知死所何以論報向秋

更冀以時加愛

與王學士

某頓首京師區區自朝及夕無益於公私而思接賢者之論亦不時得近兩辱見顧皆不獲迎候豈勝為恨寒陰不審氣體何似旦夕當卜至門未間先此為謝冀有以亮之而已

又

熙寧三年 此帖又載
第九卷却云與薛少卿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

近入京衙校過賴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視聽某
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為掛冠之請遠
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須且勉赴到任徐請歸休
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至蔡別拜狀
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答張學士

嘉祐缺年

某啓中間辱惠書未遑修答又辱惠書意愛勤勤重增
感愧某以嘗患兩手中指孿搐為醫者俾服四生丸手

指雖不搖而藥毒為孽攻注頤頤間結核咽喉腫塞盛
暑中殆不聊生近方銷釋衰朽百病交攻難堪久處茲
地漸欲謀為退縮得免罪戾以疾為名而去猶是幸人
使騎巡歷何時一過都下少遂握手未間以時自愛仲
儀喪子應滯行期許事猶煩餘暇沖卿恐猶未歸未及
作書為懇

又嘉祐缺年

某啓區區久不馳問豈勝瞻勤暑毒竊惟體履清福無

承權留務都邑孔道諒少勞神中間嘗辱惠問不時修
報亦可知其冗率也慙感慙感某唐史終篇遂當復尋
江西之請衰病無堪為歸老之謀爾未由握手莫罄鄙
懷惟冀為時自愛以副企詠

又

某啓前日專詣舟次值不在略見賢郎比欲旦夕再祇
候而大雨連綿無由出門兼恐已行忽辱手教乃知即
今方行不獲面別惟以時自愛瞻企何已東南應亦有

所欲但倉卒不暇續當有信咨煩也蔣同年千萬為伸
意近得書亦當作書也南郡近有書去矣人立待草草
又

某啓衰病無堪叨竊過分方深愧懼遽辱誨存兼承惠
寄佳篇豈勝珍誦湖園野趣近郡所無夢寐在焉何嘗
忘也若得偶逃罪責歸老其間遂養慵拙何勝幸也歲
晚寒凜欵言未期惟冀以時自重

答陸學士

經字子履 至和二年

某啓使北往返六千里早衰多病不勝其勞使者輩往
凡七八獨疲劣者尤覺其苦也還家人事日益區區浮
生何處得少休息承子履在洛甚安又知來鄭書碑尺
尺莫得奉見獨見勝之備知動止辱書益用為慰漸暄
珍愛人還謹此

又 熙寧四年

某啓久闕奉問忽枉以書奚勝感慰兼審經寒履况冲
裕某衰病餘生得請歸老而遷官無職皆出持恩榮幸

之愧無以為諭第久疾累年頓難減損然得此閒適足以安養又其幸也遂復田畝無期會見企仰而已千萬加愛

又 治平四年

某啓早來辱枉使車重增愧感過午遂熱承動履清和方苦昏乏忽被手教兼惠以藥并方尤荷意愛之厚第藥性差熱當漸漸服之也竊承代歸有期依依之意愚當與賴民同也餘留面布人還少奉此

與刁學士

給

某啓前日承寵訪秋暑計尊候康和以居處狹陋欲卜
定力約數君奉同閒話一日既稍寬涼又佳水烹一兩
盃茶幸告月初約一日恐為會處多故先次一作此咨啓

答連職方

庶字君錫

天聖中

某惶悚頓首上黨三哥良執少

一作久

別伏想體中佳好

近者兄長行獲奉短札懇悃之素具之如昨泊任進來
得三兄信伏知軒車猶未歸仙墅某自返黨閭邈然塊

處日以賤事相逼魚鱗左右至於筆硯之具視同長物而已前承寵示佳句久欲為答奈六情底滯不能叩課加之對雷門之前非布鼓之能過也但効曹生游揚李布之名日得傳播於漢東士流之間諷誦傳寫者迨疑使中山免悲而洛陽紙貴也今勉成一首以報來賜小生學非師授性且冥憇仰賴良交時賜教誘若不為索其病疵而姑効司馬生言好字則三哥顧我之厚薄可由斯而見矣崢嶸歲且晏平居寡徒想望故人能不愴恨

時因北風幸無忘德音之惠某頓首

又嘉祐五年

某啓近嘗辱惠問不審寒來體履如何京師區區幸時
與元禮相見然衰病鮮悰無復壯年游從之樂也殘史
已終篇南歸之思如欲飛爾君錫決然遂獲閒居之適
應知此趣真老者之所便也況竊祿甚厚於國無補豈
堪碌碌久此乎握手未期聊為君錫道此盛寒多愛

又熙寧缺年

某啓令姪過郡辱書粗慰積年思企之勤兼得一詢起居康福外絕世欲內養天真宜其極方外之樂享眉壽於無涯某寵祿盈溢心志衰零尚此盤桓未償夙願然亦不出新春歸計可決第思場屋之遊四十年之舊零落之餘所存者幾而吾二人者邈焉各在一方未知握手之期用此不勝區區爾歲律道盡寒色嚮深惟以時加愛

又 熙寧四年二月

某啓守蔡忽已半歲老年百病交攻賴此閒僻偷安然
猶經春在告人事曠廢咫尺相去關於馳問使至辱書
既慙且感喜承尊候康裕某以衰殘未遂一丘之願勉
強憂畏惟思高賢遠識早能超出塵累宜享福壽於無
涯也企慕企慕相見未期初暄保愛

又 熙寧四年四月

某啓相去不遠惠然之顧出於乘興古賢佳事有望於
故人但不敢坐邀爾某入新年陡更衰殘昨三月中欲

遂伸前請決計歸休封近角次得闕報陝兵為孽遠近
驚懼朝廷方有西顧之憂遂且少止今已寧息作晚必
期得請也若遂還潁則相去益遠至時或一就蔡枉顧
可否千里命駕近世未聞亦是一時奇事有望有望亂
道思潁詩一卷粗以見志閒中可資一噓

答連郎中

庠字元禮

某啓才薄力劣任非其稱初無報効徒自為勞人事都
廢恃親舊見哀而不責小故湖外風土如何向承體中

亦小不佳今喜清康君錫兄亦久不承問多事匆匆不
曾作得一書慙慙慙慙惠柑甚佳遠地難致尤為珍感
鳳團數餅聊表信而已歲律遽窮新春多愛

又

某啓承賢郎小娘子見過故人有佳兒女朋友所當共
慶也兼辱簡字惠以熊白并蟠鮓等皆飲酒具獨患累
日苦目昏未能近盃杓也朝暮乘閒道話

答丘寺丞

某頓首今日食後就寢方覺擁被卧讀太白集忽辱惠佳篇豈勝感愧當亦牽強為報恐滯使人且此為謝

答韓宗彥

嘉祐四年 本卷前有答韓欽聖二幅即宗彥也誤寘此

某啓專人辱書承此初暑體履清勝實慰瞻勤前在府中嘗辱惠問牽以俗冗不時布款昨以衰病屢自乞蒙恩俾解煩劇雖江西前請未獲素心而疲憊計不能久粗得休息亦不勝其幸方得復從諸公之遊而子華遽遷執憲然命出中外稱愜某既得閒適遂且盤桓過夏

秋冬當遂前請相見未涯但聞風采行被嚴召未間暑
熱以時自愛因人還謹此為謝

答黎宗孟

醇

熙寧二年

某啓近遣家兵至萬壽奉迎有書計達專人惠教乃承
路中得疾問來人不能詳言即日必惟已獲痊安旅中
有疾亮難久也辱諭尋醫細思皆小小外事不足動懷
宣宜輕為去就許昌避疑介至亳又陳曹為梗今又復
然足驗世人常態處處如此然則尋醫所至未必見容

但當寬度包之爾富丞相奉知必不淺已教他舉留再
任莫且隱忍終之否某性自少容老年磨難多漸能忍
事前後蒙見教者豈非欲某寬中以忍事耶却敢以此
意奉規不怪不怪未敢奉邀必且徑還家也向暖加愛
不宣某再拜

與裴如晦

煜

嘉祐五年

某啓酷暑阻奉見竊惟體氣佳和新事頗動人耳目惟
靜處聽聞益覺其喧也聖俞賻助遂獲幾何苟有所得

幸且勿送其家也望略批示或約相見為佳謹此咨啓

某再拜如晦學士

廿四日

答杜植

嘉祐五年

某啓公私多故久闕馳誠然亦久不承問忽於遞中辱書喜慰無量兼審經寒動履清勝不相見數年間親舊零落所有無幾在者衰殘老病於理宜然其間不能量力決然早去而留連祿仕任過其分勉強碌碌迄無可稱以取責於一時而貽譏於後世則鄙人於數老叟中

又獨負此若寵利紛華不惟非素心所溺就令心有所
好大抵晚年實能享者於身所得幾何由是言之得失
不較可知自去夏迄今病恙交攻尤苦齒牙飲食艱難
則向所謂於身所得者無復有爾可歎可歎不相見久
因書及此聊當一笑爾聖俞家賴諸故人力得不失所
漳州兒子輩更在教育他事應在雅懷有以處之不待
言也新歲千萬加愛因風不惜惠問以慰瞻仰不宣某
再拜

卷一百五十一
答陸伸

某啓人至辱示長書及古今雜文十軸其研窮六經之
旨究切當世之務與其辨論文辭之際如決壅塞闢通
衢以瀉浩渺之無窮御馭駿而馳騁然則吾子之所能
與其所用心者不待相見而可知矣某衰病廢學多難
於時常幸得空閒之處苟樂於自棄而吾子獨不棄之
惠然見及何以當之欣慕感愧聊茲為謝幸察其區區

與丁學士

見英辭類稿

已下續添

元珍屈處冗務士夫所歎清議尚存自當奮滯惟通塞
有時少須之耳其碌碌於此為庸人出處之計前以屢
陳矣

又

冗務誠非賢者所處然屈伸之際又非賢者不能安也
凡在友舊莫不以此為慮而未知所以為之奈何自古
賢達之士固嘗有所屈伸其所以處之者乃其平生所
學者耳足下所存遠大故知必能及此敢道之

與蔡省副

嘉祐元年

見名賢簡啟

某啓昨日無以為禮深用慙覩宿來動履想佳然中席
遽起遂不可畱變此新例他時東齋之會敢不遵用故
事也適得沖卿簡言原父已送詩云某殊未有一句欲
借一拭目以發衰鈍三日欲去出城送沖卿能往否此
不敢強聞及之

又

嘉祐缺年

某啓昨日知與沖卿賞月必有餘樂某亦邀同輩二三

人淡坐不飲殊亦鮮歡但飲冷過多又病真不能追逐
少年矣前時烏絲欄輒畱欲書其後尚未有暇適因尋
書別得少佳者且納上聊資揮灑章望之長言試為一
閱疑後日方得奉見謹此咨布

與裴學士

名煜字如晦嘉祐八年以秘閣校
理知潤州前有嘉祐五年一帖

某啓公私冗瑣人事多廢不獲奉問忽已逾時專人辱
書承經寒氣體清安稍慰瞻想也某年齒日增心志日
耗材薄任重憂責無涯故人在遠誰與教告誠未知稅

駕之所也如晦代歸有期竊承私門多所憂撓顧知紛
紛此世少無事人也惠甘誠為佳物然不飲已期年矣
茶須嘗方敢致謝向春和更希慎愛專人還謹奉此不
宣某頓首如晦學士足下二月三日

與趙學士

名彥若字元考

熙寧元年

修啓頃蒙軒騎少留忽忽殆踈款奉然每親餘論獲益
已多少別方爾傾馳辱書感愧旦夕亮且就道霜月向
寒千萬愛攝不宣歐陽修奉啓太常學士執事八月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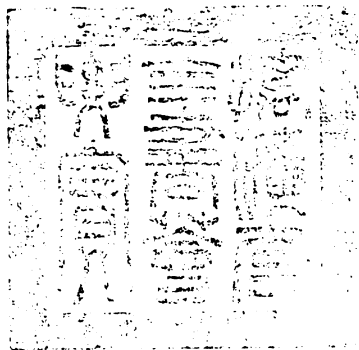
日

承示集古跋尾數事頓發蒙滯恨不早拜呈也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一

謹案卷一百五十一第一頁前六行元珍學行憂
深按憂字疑訛

第十五頁前三行病恙交攻刊本交訛友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孫起鵬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人忠集卷一百五十二

三



詳校官助教_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九

與薛少卿

公期

景祐三年



某頓首再啟東園一別自夏涉秋今倏冬矣泝泝絕淮

泛大江凡五千里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見家兄言出
京時有公期書渴得一見要知別後事然數日尋之不
見遂已某自南行所幸老幼皆無病恙風波不甚惡凡

舟行人所懼處皆坦然而過今至此嚮夷陵江水極善
亦不越三四日可到久聞好水土出粳米大魚梨栗甘
橘茶筍而縣民一二千戶絕無事罪人得此為至幸矣
祇是沿路多故舊相識所至牽率又少使人作書入
京公期始約今冬赴絳州必非久行矣每憶君謨家
會頗如夢中未知相見何時惟自愛而已因人便附
書在君貺處乃可達今因遣白頭奴入京謹附狀不
宣

又景祐四年

某頓首自公期東門之別忽已踰年南北之殊相去萬里音信疎絕於理固然昨至許州蒙訊問備審官下為況甚佳邇來諒惟自公之餘與閭內貴屬各保清休某居此為況皆如常親老幸甚安室中驟過僻陋便能同休戚甘淡薄此吾徒之所難亦鄙夫之幸也多荷多荷公期遊宦故鄉其樂可量思昔月中琴奕樽酒之會何可得耶某久處窮僻習成枯淡頓無曩時情悰惟覺病

態漸侵爾弊性懶於作書區區思慕之心非有怠也惟
仁者察之讒謗未解相見何由惟慎疾加愛因人至京
頻示三兩字為禱其如方寸莫能盡也不宣

又 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公期九哥足下比者伏審五丈人丈母相
繼傾亡聞訃交至不勝悼怛苦事伏惟懼此酷暑摧痛
哀慕奈何奈何孝子之志在於不滅更望節哀就禮以
全大孝是於親友為大願也自去秋質夫有事顯侯公

期替歸不意遭此凶變知扶護且歸絳州未審何時可
至京邑一別數歲其走萬餘里艱險備嘗公期又有此
患人生若此可嗟可嗟八哥在京尚未有差遣亦欲求
一住京所貴照管君貺與某亦時時到宅內外如常不
慮中前君貺行曾有書佗為有起請不肯附去今同封
呈前後累寫下書皆因循不附去得悚息悚息秋寒哭
泣扶護千萬實節以副區區謹奉此致慰

又慶應三年

某頓首啓自公期到京便欲拜見初期見訪尋以某欲入都遷延至此近以定日必行一夕小兒輒病遂阻行計然猶幸僅存其生至今尚未安所賴有可醫理行既無涯虛滯軒車久阻歸計慙惕料某不往公期便行也企渴企渴他具夫人書記累辱問小兒病無謬中未及奉書市樂甚煩挂意春暖各希保愛瞻祝瞻祝不宣

又 皇祐二年

某啓到此已將百日牽率如初以此久不奉問遞中并

人至兩辱書承寒來寢味多福霈恩進秩不敢為賀彼此然也某此區區幸事漸少稍息肩奉告作鞍蓋為郡人哂其太陋爾相次專人附銀去式樣一依官品可也冗事乃煩長者惶恐惶恐餘具後信冬冷保重

又嘉祐缺年

某啓累日不相見承在軍器庫中必甚勞神晡和體氣喜佳裕玉冊官便當遣去有暇因出見過看漢碑今日私忌家居恐知

又嘉祐缺年

某啓昨日見妳子自宅中歸云公期猶患腰疼不審旦
夕來尊候如何今日欲於軍器庫中奉問又恐不入為
前日所見偷竊者驚家人欲於宅西添一鋪巡警不知
有例否夫人言公期宅前曾剏添一鋪不知申報何處
施行略希批示因出閒過少話某再拜公期郎中

二日

又嘉祐缺年

某啓昨夕承過顧經宿熱未解甚可苦也體中安和數

日有人將一馬來行亦快不見驚蹶不知毛骨如何云
要百千為定價直否試令牽呈昨夕忘却閒說及幸告
批示革解九方專令咨請不罪不罪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昨日作書未及發忽得來介所惠書頓釋月餘憂
想之懷家人尤以為慰也所喜涉暑到官尊幼各安寧
仍知頗以郡事為意如此日月亦易銷遣某向在夷陵
乾德每以民事便為銷日之樂苟能如此殊無謫官之

意也某偶因用街市淋洗藥拔動風氣左脚疼痛數日
在告不意傳報特煩軫念感愧感愧盛暑公外加愛家
人亦自有書此不多述不宣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近併捧三書具審至汝以來動靜甚慰企渴爾比
日竊惟公外體履清福貴眷各安和今夏京師大熱疾
疫尚未衰息頗聞許洛特盛幸喜汝獨無之雖然郡事
久不治下車之始不無勞心今必稍簡則漸可樂矣崔

庠案已斷邸報必見罪狀不若初聞之可駭然刑名亦
重舉主多不免茲亦奈何淄州近不得書應是煩惱某
今歲病暑飲冰水多目生黑花多在告舉家幼小幸安
最後將書來人戒渠來取書輒私去故於遞中致此暑
伏方盛慎愛不宣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多事忽忽等閒不奉狀遂復逾月茲者楊氏子來
辱書承秋來公外動履清泰貴眷各安粗以為慰郡事

以太守養疾甚煩裁處然臨以餘刃莫不為勞苦加之
歲事豐成盜訟當漸稀簡也某以私門過夏向秋幸且
安帖祇是孤危之迹勢漸難安羣口籍籍外亦應聞病
目愈甚承惠藥方便當精意服之也連日從駕歸遂卧
病兼亦筋力去不得也餘俟家人自有書殘暑更冀以
時自愛以副瞻企

又 治平二年

某啓近以雨水為患舉家驚奔所幸人物苦無傷損偶

居定力公私擾擾久不附問急足忽來惠書承秋來公
外體履清福貴眷上下康安稍以為慰報國無狀致此
天災皆由時政多闕上貽聖憂方共引咎遽承見教丁
寧切至蒙愛之厚愧感銘藏而已知汝極豐郡政修舉
盜訟遂稀應多閒暇之樂也某忽忽無惊病目如在昏
霧中作書甚艱餘不遑及向寒保重因風時枉問

又同前

某啓新陽納慶伏承動履多福人至辱書感慰無量京

師水後繼以陰雪甫近郊禮次開晴青城宿齋雲日澄
和人情舒暢遂成大禮衰朽之質執事忘勞前此公私
事叢久闕致問自是而後應且休息一晴鎮遏無限浮
議天幸天幸餘非筆墨可罄人還僅布一二深寒多愛

又 治平三年

某啓自承受勅後日與家人望軒騎來歸何久而絕不
聞問春夏之交氣候不常不審體況何似想與貴眷各
安某此內外如常但自春來病渴淋不止在告多日乞

一近郡養疾已二劑竊料旦夕當至都門故專走兵迎候其他須面叙病中不悉

又熙寧元年

某啓近法曹廳人回特惠書經節竊惟公外氣體安和某到官忽已兩月幸與諸幼如常但老病益衰民間興利趨公事目百端昏然並不能省若常時公事則絕簡過客亦稀苟祿偷安負愧而已公期臨郡已多時莫須別有差遣某以病苦難久尸居歸心有素何日遂如所

願相見未涯窮冬盛寒惟加攝為祝

又

熙寧三年 此帖又載
第八卷却云與王學士

某啓急足至辱書喜承尊候萬福貴眷各安甚慰企想
近入京衙校過賴捧手教尋於遞中奉狀必達視聽某
到此以弊止未完固少留以葺然欲遂為挂冠之請遠
近相知皆相督以蔡是自乞須且勉赴到任徐請歸休
未遲今遂治行二十一二間上道三四日至蔡別拜狀
恐久滯急足忙中作書不悉

又熙寧四年

某啓專人辱書承秋暑體候康適貴眷安寧甚慰甚慰
某茲者告老得請恩典殊優出於萬幸賴蔡至近雖冒
大熱信宿便至遂為閒人庶事皆如素計惟當營舍久
而僅了族大費廣生事未成倫理頗亦勞心然措置稍
定不復更令入耳則是人間無事人爾知幸知幸承冬
中當替歸可遂相見豈勝欣願但恐未間別有美命也
某此老幼幸如宜聞相去祇四程必時得書問往還殘

暑公外多愛

又同前

某啓迺吏過州辱書承經寒體況清裕貴眷各安甚慰
勤企某與諸幼幸各如宜自還田舍已百餘日庶可稍
成倫理粗免勞心始覺漸有閒中趣味然目足之疾初
未少損蓋累年舊苦勢難頓減又迫於年齒愈老而益
衰其如坐享厚俸飲食無為微倖之愧感激而已承美
替有期冬末行舟淮潁當得一會面但恐未間別有美

命就移不然豈勝欣望也深寒未相見間多愛多愛

又熙寧五年

某啓自使舟過郡閒門庶事之力又值雪寒難於舉動
加之病齒妨飲遂不成主禮退居屏迹惟交親難相會
每以為恨幸一相見又事多艱滯如此信乎人事如意
難得也然尚得靜話數日爾人至辱手教承宿來尊候
萬福知詰旦遂行向和惟多愛

又同前

某啟近辱書喜獲平安到京甚慰傾企乍至都下人事
必多仍審已謁告歸絳州何其速也不亦少勞乎即日
春暄竊惟氣體清適某自相別後令醫工脫去病齒遂
免痛苦然至今尚未敢放口喫酒情悰索然但覺一歲
衰如一歲爾集序已了祇候便了鐫刻一併納呈閒居
難得人便附書比此書至京計已西去故令人齎轉附
至絳故未及其他惟向暖保愛早還以副瞻思

與陳比部

力

嘉祐治平間

承有家訃賢妹有事竊惟悲痛老年親戚間不免時有
煩惱人生常理只如此時暑千萬節哀寬中無由奉慰
來日令兒子至寺中也五妹且省煩惱時熱圖安也某
再拜作坊殿丞良親

廿七日

又嘉祐治平間

某啓承昨日寺中舉掛時熱惟希寬中又知喫食所傷
更須慎護辱惠茶具甚精奇多荷多荷藏之他時為閒
居之用爾今則少暇也五妹喜安極熱未敢相邀歸家

好將息某再拜作坊國博之右

旬休日

又同前

某辱惠荅簡承臟腑已安和甚慰惠茶籠所作極精至
石屏大是奇物可珍可珍但不得中間一片則不成器
千萬為早取之此物他處未嘗見石屏世故多有未有
若此簡易而工妙也稍涼見過閒話某再拜作坊虞部
六娘兩日患臟腑今却安也果子自此更不令喫幸荷
幸荷

又同前

人至承惠簡喜酷暑中與貴眷各安數日大熱恰值謝
官人事紛紛疲朽遂不克支若非昨夕一雨少解煩毒
其將奈何頻勞問念多感多感某再拜佳娘近日頗肯
忌口亦漸向安謝念及也

又嘉祐治平間

多日不相見天氣斗暖喜與五妹各安和惠簡問及牙
疼多感多感兩日稍可雖浮動醫者云取未得須候根

脫取之省力恐知恐知驢肉多荷多荷某再拜作坊虞

部良親

廿二日

兩日却較喫得些物

又

同前

某啓承惠蘇家藥多荷多荷亦嘗用之此但治咽喉兩
某所苦者齒牙熱痛兩日來漸較蓋稍節滋味等物遂
可爾過承憂念五妹歸家安否後日祠事畢便歸當得
相見人還專此為謝某再拜 只前時兩般藥自好方
待久使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久不得信方深企想送劉司理兵士至辱書承公
外體候安和四郎以下諸幼各安甚慰但以亡妹忽已
周祥舉家見書信至重增悲惱爾某此老幼幸亦如常
久欲作書只為累表乞致政未允候見去住後發書奉
報爾今又忽有青州之命已兩次辭免欲且乞守毫蓋
去潁近便於歸計也未知如何也知吾親每多不安
遠宦中有此煩惱誠難為情更宜寬心求安為善也亡

妹靈樞今冬先送歸晉最為上策向寒千萬保愛不宣

某再拜知郡比部良親

九月八日

與馬著作

嘉祐中

牡丹記荔支譜久欲附呈以候刻跋尾數十字以是稽
遲不怪不怪病目固不能書然君謨不肯為他人書而
獨為某書此朋友間自是一事不可不記故勉自書取
笑取笑

又
治平四年

某啓近縣人還奉狀新歲布和善人君子自宜享福惟
餘齡晚暮益以病衰相見未涯徒積傾向鄙抱區區前
書粗布政餘加愛某手啓知縣著作足下十二月十九日寄
惠花燭白蕈多荷多荷蕈豈非自種耶甚佳甚佳泉水
未為爾必以冰凍賫致未得也

又熙寧元年

某啓專人辱書并以泉水為貺豈勝珍荷兼審新春履
味清安河夫之後尚煩神用然處置得宜公私俱濟則

所利博矣亮不以為勞也某再乞壽旦夕必見可否未
間難為期約也當續咨報尚寒慎愛不宣某手啓知縣
著作足下十九日李集已領泉味皆佳然大祇東州水
甘直須於鹹水地飲之然後為貴爾

又

某啓病悴之餘人事疎廢忽辱惠教方承臨莅齊城經
暑公餘清適誨諭稠重開發蒙鄙感愧感愧咫尺未期
會話欽渴欽渴某再拜病目多書字不得不罪不罪

又熙寧三年

淮西支郡蕭條何敢奉屈然吾儕以道為樂亦應不以閒要為計某至潁且少盤桓俟如蔡即當發削若遂所乞衰拙之幸多矣塗次餘未及詳

又同前

最後一削甚懇意謂可以免并遂蔡何幸如之其餘區區未可卒布但不一會見尤為恨爾保愛保愛

又

某啓官守相望咫尺未親言語惠書勤眷兼以嘉篇富麗之作老病無惊得以拭目頓增鄙思也欣感欣感高材尚滯一邑秋冷多愛某奉白著作足下

與顏直講

長道

某啓向傳例罷學職初聞可疑及辱書始駭果然又承有淮陽之命君子出處不違道而無媿則所居皆樂況淮陽近家之便乎亮不動浩然之氣也交年積雪極寒體況想佳計行李不久當東相去邇遠會見何時千萬

加愛

又治平四年

某啓向在京師會吾子來人事忽忽不能以從容接高
論及至毫聞還直學館出處相失誠可悵仰近惟經寒
體況清適某退守僻州甚為優幸而衰病侵凌心志昏
耗諒難久竊榮寵也目疾為苦臨紙艱於執筆鄙懷莫
罄新歲惟冀加愛

又熙寧元年

某啓董君來辱惠音竊承履況佳適感慰曷已學館誠
岑寂然塵事不到足以專志經籍則其所得與其所樂
豈不多哉某今春日疾愈甚東州民物可樂處多但自
以衰病少悰爾董君到必為言也

又同前

某啓衰病人事多廢久不奉書遞中辱問承經寒體況
清適學舍久淹然以道為樂必無倦也某兩日益昏難
久勉強乞壽已再旦夕冀得請西歸近賴為便爾相見

未涯鄙誠莫道

又熙寧二年

某以病昏廢學情禮亦多闕東州一任寄委勉強常憂
曠敗請壽冀未退休間苟安於藏縮爾久不聞道義之
益與諸賢者迹日漸疎但欽渴而已

又熙寧三年

某啓近辱書承春寒為道外無恙甚慰企仰竊憶去秋
將離青社曾一奉書未審得達否某衰病如昨幸得閒

暇偷安但苦病目不能看書無以度日詩義未能精究
第據所得聊且成書正恐眼目有妨不能卒業蓋前人
如此者多也今果目視昏花若不草草了之幾成後悔
所以未敢多示人者更欲與二三君講評其可否爾但
未知相見何時也報筆特艱莫布萬一漸暖加嗇

又
熙寧四年

某啓近辱書承涉暑講道外康和甚慰無蒙以鳧繹先
一有集為示某自少時常得傳誦數篇每恨不見全編
生字

不意茲時頓飮饑渴藏家著錄以傳後世榮感榮感其
以經春老病在告近已復尋在毫之請方治裝以俟命
區區未遑悉布惟毒熱加愛

又同前

某茲者得請歸老恩出萬幸惟所苦渴淋自春發作經
此暑毒尤甚蓋以累年之疾勢不易平然自此安閒冀
漸調養爾兩目昏甚艱於執卷顧難銷晷景又親朋之
會邈不可期恐遂不聞道義默默寢為庸人爾殘暑加

愛

又同前

某啓近小史

一作吏

許充行奉書方在道人自都來又辱

惠問豈勝感愧兼承秋暑為況多佳某自蒙恩許其告
老榮幸感激之懇前書已粗布惟乍還里閑人事少勞
而舊苦目足之疾得秋增甚舊書編帙未經一二君商
榷今遂復田畝會見無期此為恨爾餘粗如宜幸不多
恤向冷惟加愛

與梁直講

某啓衰病退藏自宜屏迹忽辱惠問雅眷不忘其為感著
未易遽陳兼喜春和氣體清裕董直講來自學舍具道
羣居之詳今其還也亦備見郡齋之況燕譚之際諒可
及之病目愈眊然艱於執筆惟以時加愛

與直講都官

熙寧元年

某啟自離毫更闕奉問春氣尚寒體履清勝某昨辭青
不獲勉策病軀東來而東州士俗深厚歲豐盜訟亦稀

甚為養拙之幸而獨苦衰老老疾日增爾歸計遷延更須年歲也學舍久淹匪朝必有美命未間珍愛某再拜直講都官足下

正月九日

與曾學士

熙寧三年

某啟近因人還得附拙記存枉書尺其為愧荷可勝道也兼審秋寒提按之暇動履清福某去蔡咫尺以病足為梗少留於此忽復踰月匪晚向官所壽蔡相望時得拜問旅寓中草率為謝

與王補之

熙寧三年

某啓近者行舟過界上特辱惠書喜承秋冷氣體安和
以至郡道里差遙不敢曲邀車騎又失於上問全乏迎
候豈勝愧恨某蒙恩得請郡僻事簡衰年疲病苟祿偷
安甚為幸也欸見未涯以時自愛

與謝景初

皇祐元年

某拜啟久不作書蓋由無便即日為政外奉親萬福某
幸且安郡僻少事然漸老懶於為學惟喜睡爾足下為

道方銳著述必多此急足回無惜為寄春寒保重

論徐嶠稱弟子帖

春首餘寒惟閣黎動止安穩弟子虛乏繆承榮寄蒙
恩獎擢授以洛州一歲三遷自南徂北既近都邑忝
竊彌深便即祇命未由預謁瞻望山門但增悽斷戰
懼之情慙惶失據願珍重不宣弟子徐嶠和南

某啟承惠佳篇豈勝欽服昨日見顧遂當祇詣曾不為
言其如清晏佳賓難復多得若曰春秋為義當得徐嶠

筆法何用於閤黎稱弟子自南朝起此弊事遂成風俗
其如近日士人佞佛者少宜於此時力與革此弊事惟
在賢者為之禮曰君子動而為世法然則舉措其可不
慎哉金氏世以財雄南方今乃出佳子弟甚可愛也雄
漠瀛霸保州粉紙誰謂不可書請試察

試察之下尚隱
隱有字漫滅不

可讀不知與
何人帖也

與脩史學士

嘉祐三年

某啟辱教開發蒙滯實寡陋者之幸也早來寧王憲只

為更名與郊王嗣直數人同須再出封國其它更有易
名者偶不從封爾就中此卷錯處多然捨此更無也某
白

又

某啟前日承惠服屬圖寡陋蒙益何勝感愧欲見當年
修真宗實錄人官職姓名差官及書成年月告與檢示
不罪相煩八日某拜白晉叔學士

又

多日不奉見春暖康和中間承見惠臘雪散者或有更

乞少許某再拜

外題簡呈
修史學士

右三篇見秀峰隱居法帖或云與呂夏卿呂字縉叔
嘗同修唐史晉字疑省文

與人

辱留郡兩日偶客多不及款話惟望慎疾自愛俗子多
是非難防勉強接納小疾不足過疑却恐過當服藥致
生疾耳二者愚慮恃春舊敢然悚惕悚惕公議難遏亨

復匪遙他不足道也區區某又拜

右不知與何人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二